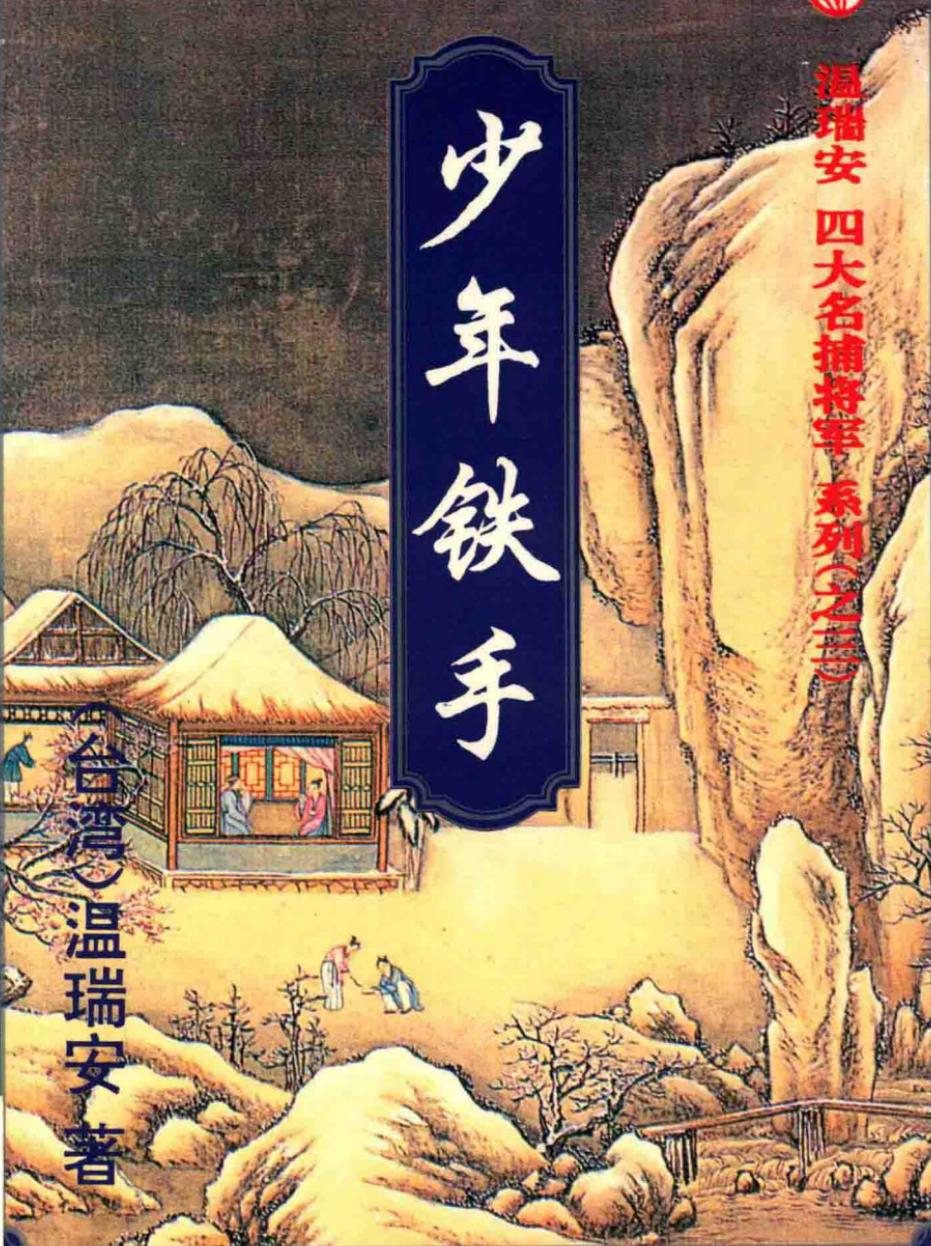




溫瑞安四大名捕將軍系列(之三)

少年鐵手

台灣 溫瑞安著





温瑞安四大名捕将军系列(之三)

少 年 铁 手 上

(台湾)温瑞安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花城版温瑞安超新派

武侠小说系列总序

根据港、台、马“自成一派合作社”、“敦煌出版社”和“朋友工作室”的叶浩、何家和、吴明龙、陈丽池诸人的收集统计，迄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为止，有我同意出版的正版书共（588）五百八十八册，以我名字或近似名字（包括温瑞安、温凉玉、温端安、温瑞汝、温瑞安、舒侠舞、汤瑞安、温瑞女等）出版的盗/翻版书，共一百一十七（117）册，另伪/假书七十一（71）册，合共七百七拾陆（776）册，若以每册十万字计（有的多于，有的则少于），则是有七千七百六十万字。若每册只印二万本（有的多于，有的少于）计，则共印有一千五百五十二万册，若每册有四位读者看过（尤其武侠作品，在港台等地租借传闻远多于个人购阅），则大约有六千二百零八万人（次）读过（不管真假版、正伪作），大约是香港人口（进入一九九四年，香港人口晋入六百万）的十·三四七倍。

这统计有三个特点：一是仅就手上已搜集得到的版本计算，否则不论正伪著作，就算提供者一再强调确有其书，都不计算在内。一是本统计只以版本计算，即系：（A）依据每一次加印

新版（而不是按前版再印，三印、四印等，从封面至内容都全无增删修订者）作算。（B）这不代表作者本人写了多少本书，而是以出版了若干本书作算。我本人确有不少书写定了还未付梓的（例如散文集、短篇小说、剧本、诗、评论集、新评术数专栏等等），也有不少书是一再推出的（例如《四大名捕会京师》、《碎梦刀》、《大阵仗》、《开谢花》、《谈亭会》等，迄今至少已在各国各地——从内蒙古到马来西亚雪兰莪——推出了逾18种不同版本）。（C）本统计乃概括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加之各国各地之版本。

尤其是中国大陆，更是各种版本混淆杂乱，其中大都为翻版、盗印乃至伪作、假书，令人防不胜防，令读者无所适从，令购买者在经济和时间上都蒙受损失。这种情形，各地都有，尤以中国大陆中南部为甚。故而，有些读友问起本人所“著”某书时，作者也只好苦笑：“未尝拜读”云云，实在是情以何堪。

故而，我将相当数量作品的著作版权，慎重交予中国花城出版社，由他们精心策划推出，我相信这在中国大陆享有盛誉、极为知名、制作认真的出版社，能善待我这些“视同天女”的作品，尤其在中国南部地区的出版与发行上，能在这“天下大乱”式的书市上为读者树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好榜样。

我谢谢他们。

还有我那些一直锲而不舍的读友们。

温瑞安 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内容提要

本书是“四大名捕超新派”中的铁手系列，讲述四大名捕之一的铁手年轻时行侠的故事，以及四大名捕与惊怖大将军凌落石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表述了“邪不胜正”这一主题。作者温瑞安，为港台武侠小说界的四大天王之一，善于把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绘画等艺术手法融于武侠小说的创作中，故常有惊人之笔，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目 录

梦 幻 空 花

有人想害你	(3)
债主已回头	(8)
大门	(15)
大斗	(20)
大关	(26)
大闯	(30)
大闹	(37)

少 年 铁 手

我的头是我的	(47)
你的头是我的	(53)
请替我找头	(60)
当然由你打头阵	(66)
吃回头草的好马	(73)
我想从头开始	(80)

十 一 面 埋 伏

巴比虫	(87)
死就死	(93)
点就点	(98)
你同情我?	(104)
我可怜你!	(108)
你还是你	(118)

我仍是我 (124)

白发三千的丈夫

余勇	(133)
愚勇	(140)
余勇	(147)
蠢蛋	(151)
比蛋还蠢	(157)
四化大法	(162)
三不神功	(171)

常玩的女人

瞧不起	(179)
看不上	(184)
对不起	(188)
我对不住你	(193)
我看不起你	(198)
一对一	(202)
一楼一牛	(208)
不对路但对劲	(213)

两晚祖贤

遇强挫强	(219)
见敌杀敌	(223)
俊俏男子的妻子	(231)
伤心老人的剑	(235)
美丽女人的枪	(242)
漂亮女子的棋子	(248)

后会有“棋” (252)

一 夜 艳 芳

麦丹拿与钟森明.....	(259)
菜.....	(265)
越来越深情的你.....	(271)
愈来愈无情的她.....	(278)
若你伤心请找我.....	(283)
在我这么孤单的日子里.....	(288)
我没有爱情让你兑现.....	(292)

哥 舒 夜 带 刀

家天下.....	(299)
黑天下.....	(305)
诗天下.....	(310)
痛饮狂歌空度日.....	(315)
飞扬跋扈为谁雄.....	(320)
再错一回.....	(326)
毒你千遍.....	(331)

追 伤 人

狗咬狗的那只狗.....	(339)
鬼打鬼的那只鬼.....	(345)
煮狗论英雄.....	(351)
否定的大刀.....	(361)
婉拒的小刀.....	(366)
人不可猫相.....	(370)
你娘亲好吗?	(372)

铁手追命斗将军

什么叫胜利？	(377)
何必怕失败！	(384)
刀未能砍下……	(394)
枪就要刺来……	(399)
煮酒论狗熊……	(404)
鼠酒论英雄……	(409)
那是我的青蛙……	(413)

对酒当歌人生三角

自招……	(419)
怪招……	(425)
过招……	(431)
出招……	(435)
收招……	(440)
毒招……	(445)
阴招……	(450)
高招……	(454)

水 虎 传

狼招……	(461)
着招……	(466)
吃招……	(471)
绝招……	(476)
贏招……	(481)
拆招……	(487)
输招……	(492)
接招……	(495)
卸招……	(499)

（上册）

梦幻空花

我们四大名捕的宗旨是：为正义而战，锄暴安良，去恶扶善。决不怕强权势汹，只求尽心尽力。不以众欺寡，不以强凌弱。不问情由，不讲情理，只是因为职责在身就胡乱抓人杀人的事，过去我们不曾干，现在我们不会做，将来我们也决不屑为之！以拳头制人，那是野兽行径，以德服人，才是侠者当为。如果为王法所圈，只为朝廷效命，那我们只是鹰犬走狗，四大名捕一向是官可丢、头可断、血可流，但侠义之心是断断不死的！

有人想害你

梁癫要打杀蔡狂。

他一脚踢着了蔡狂的胸肋。

这时候他就听到对方的呼声。

那是先从心里喊出来的。

那颗心必定是已四分五裂的心。

然后那声音再透过了肺。

那肺也必然已四分五裂了。

之后那声音才自湖畔着火起风的稀薄空气里喊了出来。

那空气也给撕割得四分五裂。

“养养死了！？她是怎么死的！？谁杀了养养！？”

那时候，蔡狂仿佛已疯狂。

他已忘了闪躲。

不懂得躲避。

他已捱了一脚重创，胁碎骨断。

但他只知哀哀狂号，血水不断自咀里涌溢出来。

只要再一脚，梁癫就能踢杀了蔡狂。

却不知怎的，梁癫却收了踢了一半的脚。

本来他要攻杀这宿敌，易如反掌，同时也顺理成章。

他早已失去了爱妻。

一个没有老婆的父亲，总是特别钟爱他的女儿的。

何况是养养这般乖巧的女儿。

但不知怎的，梁癫却攻不下去。

他一看蔡狂的样子，一听他的声音，心中就油然的生起了一种感觉：

——他真的是那么痛苦的！

——他既然那么痛苦，就决不会杀死养养！

——难道他是冤枉的不成！？

梁癫喝问：“你为什么不躲开！？”

蔡狂狂喊：“养养是不是真的死了！？”

梁癫冷笑道：“你少装蒜！”

蔡狂像浑不知道自己伤重，每喊一个字都喊出一口血来：“我走的时候她还是好好的，怎么死的！？”

梁癫怒笑道：“是你杀了她的，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

蔡狂愣了一愣：“我杀了她？”

他随即狂吼一声：“你戏弄我！”

一手抓向梁癫。

他这不算是出手。

他只是要把梁癫揪起来。

梁癫脸上发白，一反掌便格开蔡狂的手，怒叱：“你要干什么！？”

蔡狂狂烈地道：“你告诉我：你是诳我的，养养没有死，她没有死，是不是？对不对？”

他的双目因狂烈无已的期望，因而发出湛蓝的青光。

梁癫顿时皱起了双眉：“你这是真疯还是假癫？”

然后问：“你为什么要杀养养？”

接着又问：“你真的没有杀养养？”

这两个问题，显得他已颇为怀疑：究竟蔡狂是不是凶手了。

但蔡狂的眼色却黯淡了下去。

全然黯淡下去。

他看得出来。

梁癫是说真的。

——养养死了。

（养养竟然死了！？）

他大吼了一声：“养养，你等等我！”

他大步就往七分半楼方向飞奔。

他对梁癫视若无睹。

梁癫在这一刹间，也不知该出手好，还是不出手好。

现在的情形，只要他把握时间出手，就一定能除掉这号大敌。

可是，他看到蔡狂现在的样子，连他也不敢相信，这人会是杀死自己女儿的凶手！

当蔡狂正越过他而且背向他之际，他突然想到一个方法：一个可以证实蔡狂是不是杀人凶手的方法。

他一伸手，抓向蔡狂背上的褡裢。

他一手夺过褡裢，立即撕开一看，只见布絮破裂中，赫然现出一口刻有鲜丽红梅的金色小瓶！

蔡狂伤恨欲绝之际，忽然觉得自己身上的东西给夺去。那是一种肉血相连的感觉。那一刹间，蔡狂仿似听到养养在云深不知处的天外，哀叫了一声。

梁癫要是拿他别的事物（包括夺取他的性命），他可能都不会在意，但要攫取这项养养交给他的东西，他是宁死都不肯

失去的。

他大吼一声：“拿回来！”

手祭“大威德金刚手印”，急夺金梅瓶！

梁癫一见褡裢里真的是金梅瓶，认定蔡狂是为夺宝杀人，当下再无置疑，再见蔡狂向自己下杀手，当下怒叱：“杀人还敢抵赖，纳命来！”

运聚“最胜金刚”之大力，反挫反击。

两种奇大无比的力量相击，轰的一声，整座湖的火势突然炸炽了起来，在湖心倒卷出一道井粗的水柱，直冲半空，因水柱沾着黑油，黑油正燃着火焰，所以这水柱看去，也是火柱。

本来二人功力相若，但蔡狂吃亏在一上来就受伤在先，所以这次两人再功力比拚，蔡狂闷哼一声，萎跌于地，咯血不止。

梁癫一招得手，又要上前攻杀，蔡狂忽道：“你还欠我一个情。”

梁癫呆了一呆。

他马上想起在两人第七次比武时自己输了给对方的事，他原应把养养许配给蔡狂，后来却还是毁了诺。

蔡狂喃喃地道：“我要你还给我。”

梁癫怔了一怔：“你要我饶了你？”

“不。”蔡狂哀伤的道，“我要你告诉我：怎么死的？谁杀了她？”

梁癫听得心头一震。

“你真的不知道！？”

蔡狂凄凉地摇首。

“你真的想知道？”

蔡狂哀凉地点头。

——这样听来，蔡狂岂不是无辜的！

梁癫反问：“既然不是你杀死养养的，那为何金梅瓶又在你处？”

蔡狂诧道：“我杀死养养？”

梁癫铁青着脸色道：“你为夺宝瓶而杀人，敢做不敢认么？”

蔡狂冤叫：“金梅瓶是养养给我的，她叫我先在这里等她的！”

梁癫怒骂：“养养一向贞烈，克守妇道，和老杜十分恩爱，情深逾恒，她怎么跟你这样相约！？你说谎！”

蔡狂叫起撞天屈来：“明明是她叫我来的！明明是她送给我的！不信，你可以问她去——”

说到这里，才惊觉养养已歿。

遂而喃喃也呆呆地自语：“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

“好了，你自圆其说，说不过去吧？露了狐狸尾巴了吧？我杀了你——”梁癫道，“你也没话说了吧？”

蔡狂仍只愣愣的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事？”竟完全没留意梁癫劈落的手印。

只听一人扬声道：“因为有人想害你。”人随声到。